



宋繫太平御覽



139
403
139



13
403
139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

獸部十三

驢

騾

驘

驢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山田君購以贈
所購以贈

新金圖書

說文曰驢似馬長耳也

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漠驪其子曰驪

史記曰匈奴奇畜即驢騾也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後漢書曰薊子訓漢末入市投主人家停其驢忽死時夏

月蛆從驢口中出主人見之白訓訓曰無苦遂往驢邊舉

杖驢忽走起

又曰永平中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戴良字叔鸞其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樂

晉書曰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
哭之甚悲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
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願曰諸君不死而令
王濟死乎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願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而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
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對跪乞請筆益兩字
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晉陽春秋曰晉文帝親阮籍恒與譚戲任其所欲不迫以
職事籍從容嘗言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
平太守文帝大悅卽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
舍諸壁部使內外相望然籍教令清整常留十餘日便乘

驢去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
馬僮僕威自馭驢單行拜見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
爨食畢復隨侶而進

晉書曰石苞旣定壽春以威惠服物淮南監軍王環輕苞
素微又聞童謠曰官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
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

又曰王導謂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
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命家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
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正有佳驢耳
仲文便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問索之

齊書曰劉祥博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弩力如汝人才俱為令僕矣

又曰謝超宗為人仗才使酒齊高帝問以北方事超宗對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或問曰聞有朝命定是何府荅曰不知是司馬為復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是司驢為有司所奏以怨望免

後魏書曰元坦傲狠凶麁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都鄴尚書郎已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愨為太子洗馬愨字仁祖常患腰痛眩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從見者笑之

北史曰公孫軌拜尚書賜爵郡公出為武牢鎮將初太武

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綰一百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弱負綰自壯眾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絕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唐書曰郭英又鎮劔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為驢鞍賞賜巨萬以為笑樂

風俗通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乘駢以為騎從價與馬齊又曰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

皆如死驢

漢志曰靈帝駕四驢親自操轡驢者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驟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焉

金樓子云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駟馳遍京師有時駕四驢入市

翁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荅曰頭當似猪

續搜神記曰石虎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賈客於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負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止楚辭曰驥垂兩耳中阪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臧彥吊驢文曰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質強直稟性沉難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宋袁淑俳諧文曰驢山公九錫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尔乃長鳴上黨忼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餼用集大勳萬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

興晨夜不默仰契立象俯叶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却維
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
幽冥猶憶天時用不應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頰
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寒須
精麴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
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以衆能是用遣中丈夫盧
丘廬加尔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夫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
廬山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冷浦之朱廬封爾爲中驢
公

驪

廣志云驪北方或曰罔

說文曰驪驢父馬母也

崔豹古今注曰驢爲牡馬爲牝生驪馬爲牡驢爲牝即

生騰鷲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匈奴薄暮乘六驪壯騎可數
百冒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
驪也

三國典略曰齊陽休之嘗乘驪遊於公卿門略無慙色

又曰侯莫陳悅旣敗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
屯山不知所趣乃弃馬山谷乘驪而去

唐書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驪
卽戰驪驟子部最爲勁悍官軍恒警備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黃
門之官夜歛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
白驪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

譚胥渠也欺君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令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黃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況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洞冥記曰脩弥國多神馬騾驢驘高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牝馬合則生神騾又曰元封四年脩弥國獻駿騾高一丈毛色赤斑背山毛旋成日月之象帝以金瑤物器盛荔以飼之置於黃門廐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昔夏侯淫于原獸以

亡其國況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楚莊好馬叔敖知其失政願陛下省物全國家之機事騾鄙獸宜置之於負乘不用則弃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虵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除虵復變爲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爲驢騾耳帝納其言而深忌之吳曆曰朱據討沓中獲驢騾二千餘頭晉書曰乘傳使者賣官出使遭周親喪以上皆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

神仙傳曰蘄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入采欲見我見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皆逐之問人云適去東陌上乘騾者是乃各走馬逐之望見

于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淮南子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北多駝駝

山海經曰號山陽之光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

里負千斤

史記匈奴傳曰其奇畜則橐駝

又曰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玉誠能用臣之愚計

則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

漢書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駝駝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南單于上書獻

橐駝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關橐駝以為樂事

華嶠後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關奉蕃稱臣入居於雲中

遣使獻橐駝

南史曰四夷傳滑國有兩脚橐駝及野驢有角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名駝更牙向恒州

取水以供贍焉

後周書曰四夷傳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

為行旅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

口於沙中人以為候即以羶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

過不尔則至危斃

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

金之物驢駝駱駝可使銜尾入塞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時伏流人

不能知昔乘駱駝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

地人於蹋處掘之輒得水

太平御覽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

康居

又曰驢羊似驢

字林曰羝女奚切羴女溝切胡羊也羴口弄切羊腊也似羊四耳

九尾目在背羴還音似羊無口羴乙開切群羊相積一日羊羴

初蒐羊相則也羴羊臭也羴式延切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美羴羴主簿六月其羴羴

禮記曲禮下曰祭廟羊曰柔毛

又曰大夫無故不殺羊

又月令曰孟春天子食麥與羊

又內則曰羊冷毛而羴羴

詩小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

又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又曰羔羊鵲巢之致也召南之政在位肯儉節正直德如

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又曰特羊賁首三星在鬣鄭玄注曰羊牝曰特賁大也

易說卦曰兌為羊

又大壯曰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羴羊觸藩羸其

角

周禮夏官上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

非祭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昇也昇首報凡祈珥其其羊

牲共猶賓客其具灋羊灋羊殽饗凡沉辜侯禳釁積其其

羊牲積故書為毗鄭司農云毗讀為積謂釁

周禮天官食豎曰凡會膳食羊宜黍

左傳宣上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

論語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盜攘

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肉袒而縛左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式入山牧百餘羊十餘歲羊致千餘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拜式為郎布衣草

躡而牧羊躡音脚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如是也拜繚氏令

又曰秦襄公始用羝羊祠西時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為人牧羊項梁立為懷王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芟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

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

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復耻之云傷博士宇先自取其

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後漢書曰更始二年至長安尤嗜酒不聽政事所任皆賈

豎膳大庖人長安為之語曰鼃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

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曰廣陵思王荆傳曰光武崩大行在殿荆哭不哀而作

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况書與彊構為大逆其辭

曰當秋霜無為檻羊

秋霜肅殺於物
檻羊受制於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錄曰羌抑摩獻羊六角三口四角八

口○北史曰隋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潞州有官羊生二角

相背以為諒之咎徵

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

以羊

穆天子傳曰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

白血

又曰天子飲于文山乃獻豪牛

四節有豪

又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山海經曰錢來之山有獸如羊而馬尾名曰鍼羊

易周是謀類曰太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鄭玄注曰金雞

玉羊二嶽之精

春秋說題辭曰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養王也故羊高三

尺○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飲于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

羊之為言祥故以為贊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

策讀書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又曰善養生者如牧羊後者鞭之

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斷

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

社讀王國卑之祠已盡終里檄之辭未半祭羊起而觸中

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

列子傳曰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玉曰先生有

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
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
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
前矣

孫卿子曰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尸子曰羊不在駕鹽車椽不可為楯棟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史記又云飛鴻滿野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

公以為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

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恠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

之視肝即土矣

國語曰季栢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

符子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王

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

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

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亡虞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穀

羊之皮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

淮南萬畢術曰阿羊九頭更食國亂乃出

楊雄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

其皮之虎也

王充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

罪疑乃令羊觸之

山海經曰羝羊尾如馬出錢來之山羝音針玉篇作古咸反

瑞應圖曰鍾律和調則玉羊見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木無也洛中人有驅羊入蜀其子著
 羊毛蜀人取種因名禾羊負來
 又曰陰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脯不可食但著床席間已
 自驚人又有作淫羊脯法取殺野各一別繫令裁相近而
 不使相接食之以地黃竹葉飲以麥汁米潘百餘日後解
 放之欲交未成便牽兩殺之脯以為脯男食殺女食野則
 並如狂好醜亦無所避其勢數日乃歇治之方煮菜萸菖
 蒲汁飲之又以水銀宮脂塗陰男子即痿宮脂鹿脂也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開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數百十
 斤試令固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土羊
 相似然是野獸土所希有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鷄頭以求富余以問河南服君服
 君曰是月草木萌羊能嚙草雞啄五穀故懸二物助陽氣
 今人殺羊雞自作不祥

涼州異物志曰有小羊稱若斤類峭山如壁上下無跌

又曰有羊大尾車推乃行用累其身

又曰封羊其背如駝

宋永初山川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麋羊大如犛牛

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群羊而攻

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格鬪也羊不能與虎鬪明矣今王不與虎

而與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

衛玠別傳曰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共觀咸曰誰家

璧人

述異記曰羊而不角呼蛟羊一名胡鬍郎一名青鳥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又曰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角羊○尹喜內傳曰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成都市青羊之肆喜後求而得之

葛洪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華山石室中四十年不復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與弟語畢問平羊何在乎曰近東初起視不見羊但見白石却謂平曰山東無羊平曰兄自不見尔與兄俱往平乃叱之白石一鳴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弟得仙道以如此遂弃妻子服松柏伏苓五馬日遂得仙易姓爲赤松子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群羊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簡之長一口知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言詎如許追者欲執

之於是羣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正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于方再拜家有黃羊因以祠之

又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忽逢一鬼鬼問爲誰定伯乃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相與爲侶向遠行極困相擔問鬼曰鬼何所畏曰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著頂上徑詣宛市化爲羊恐其變亟唾之賈之得錢千五百買者繫之明視之但繩在時人名宗定伯賣鬼得千五百

列仙傳曰葛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緩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緩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叔嚮母理之不食後三年

攘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矣

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常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而殺之既行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癩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

劉義慶幽明錄曰洛下有瀾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宮館金飾明踰三光人長三丈如此九處最後至告飢長人指樹下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令噉卽療饑請問九處名求停不去答云

君不得停

續異記曰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金樓子曰脩羊公於華陰山以道于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發何語未訖於床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嶺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社泛海歸閩爲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至一島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放牧而絕無人迹乃知野生者舡人方餒因取食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

時誤人魚效外而歸人... 亦不使... 亦不使... 亦不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獸部十五

豕

爾雅曰豕豬... 為么... 奏者... 豕生三... 二師一特所... 豕息也... 豕... 豕...

之豕... 何承天纂文曰... 河南謂之豕... 豕... 豕...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 豕...

白豕黑頭也猛豕奏毛也

方言曰猪燕朝鮮之間謂之豶關東謂之豨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豨音吳揚之間謂之猪子。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為豨四月生應天理。崔豹古今注曰猪一名長喙參軍。易說卦曰坎為豕

又睽卦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又大畜曰六五豶豕之牙吉

又姤卦曰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禮記曲禮下曰凡祭豕曰剛鬣豚曰脂肥

又曰土無故不殺犬豕

又月令曰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以彘嘗麥

又王制曰秋薦黍以豚

又禮器曰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又內則曰豕望視而交睫腥

望視遠視也腥當為星星兩如米者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詩國風騶虞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

豝豝豝豝豝

又曰彼茁者蓬一發五豝

一歲曰豝箋云三歲曰豝

又魚藻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左傳莊八年曰齊無弒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

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

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

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

之紛如死于階下遂人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

之足于戶下遂殺之而立無知

又昭七日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居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怵無饜謂之封豕

又曰衛靈公夫人南子與宋朝通衛太子使齊過宋宋野人以婁猪刺而歌之云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豨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伉直冠雄雞佩豨豚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又曰鄧都景帝將爲郎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豨入厠上目召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諫之乃止豨亦不傷賈姬

又曰燕刺王且將作亂厠中羣豕出壞太官竈

東觀漢記曰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少孤年八歲人令牧豕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弃豬而聽經豬主怪不還行索見宮欲笞

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拾薪執苦數年遂通經

又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功爲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續漢書曰曹萌字元偉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萌豕

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慙送所

認豕辭謝萌笑而受之

表山松漢記曰吳祐放豬於長垣澤中誦經而行遇父故

人謂之曰子二千石子掉鞭而誦經行吟於澤畔縱子無

耻奈君父何祐守志如初與北海公沙穆遊大學資乏變

服爲傭祐貸使春遂爲死交於杵臼之閒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寘王于寘夫人都末出城見野

豕欲射之豕乃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

之卽與先共殺莎車王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字文元嘗養豬豬有疾使人賣之於
市語之曰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賣豬者售不言病且
直過多穆怪其故賈半直以還買豬者辭不取穆弃錢而
去
魏志曰挹婁國在夫餘東常穴居士寒氣劇於夫餘其俗
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
又曰管輅嘗至郭恩家確上鳩鬪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腕
一口從東候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
翁攜腕饋恩恩射鳩爲饌迸箭着小女子脚舉家惶怖音
無所害又有人失婦使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見擔豬
者乃逐之行次豬忽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
出看豬遂擒之

晉書曰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瓮盛酒
圍坐相向大酌吏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
便共飲之

又曰愍懷太子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
以享士而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享之因撫其背謂
廷尉傳祇曰此兒當興我家

又曰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龍舒長鄧林父病積年垂
死友爲筮使畫作野豬着臥處屏風上因是遂差

又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井
中蟠於殿前纂以爲美瑞羅什獨以爲災俄而呂超殺纂
又曰劉聰時豕著進賢冠升聰殿與犬鬪

北史曰陸逞累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
家又有豕豕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以逞仁政所致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字仲彧濟陰人與諸生講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能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賚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也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伍

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舍養猪賣豚故

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

二卿五門雙雙但聞豚聲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與之後數日亡豬者以豬還徽乃叩頭謝自責徽又厚謝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清廉退讓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索斷失之強認隨溷中猪隨牽與之屠人尋自得亡者還隨隨以與之

越絕書曰鷄山豕山者勾踐以畜鷄豕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墨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蒸不糲乘咸切子路烹豕孔子不問肉所從來而食之

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則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擣而量之折十擣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燕相游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光珠一云夜孝經援神契曰彘水伏故去脉

淮南子曰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又曰黃帝理天下狗豨吐菽粟於路無忿爭之人

山海經猫大者肉重千萬斤豪猪如豚而白毛大如笄
而黑端郭璞注曰猫猪也夾脾而有麓豪長數尺能以頸
上毫射物

博物志曰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猪羊法。祖台之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郡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
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
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養生要集曰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異物志曰鬱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賣者以鐵錐刺
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習鑿齒襄陽者舊傳曰木蘭橋者今之猪欄橋是也

山海經圖豪豨譜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
激矢

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太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
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毋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
之沈精標羣形於玄質體肥膺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
參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躬商
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此此君之美也白躡彰於周
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
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
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
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

六

王新日

乃容鞞乃居鞞切乃庚皆多毛犬也獍五校獍居例也招音

廣志曰狗有懸蹄短尾之號。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易說卦曰艮為狗。詩國風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禮記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又曲禮曰凡祭祀犬曰羹獻

又內則曰狗赤股而躁躁

又檀弓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

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封當為窆陷

尚書洪範曰西旅獻獒西戎遠國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也

左傳宣王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弥明知

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犬敖

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

又襄三曰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遂奔陳

又昭六曰二十三年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

人來討叔孫婁如晉乃館諸箕吏人與叔孫居於箕者請

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示不

公羊宣公曰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劔利以示我盾將起

進劔彌明曰何故拔劔於公所盾知之躐階而淮躐階從

逆而踐之以足逆踐絕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史記淮陰傳云高祖辭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

太平御覽 卷九十四

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跖狗吠堯堯非不仁固吠非其主
 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又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任娠而產外以為不祥棄於水
 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弃外銜以來歸
 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蠕蠕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
 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知襲君徐國後鵠
 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中今
 見有狗龔云
 又曰范蠡之濟遺大夫種書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非三日國人委棄種與大夫種人欲捕殺九國人欲捕殺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
 博蹇兔也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又曰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
 人狀在具室中擊之為狗走復至數人被甲持弓至良家
 等擊之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
 禍也
 後漢書曰岑熙為魏太守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
 曰我有相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吠狗不驚足
 下生鶯
 又曰靈帝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
 續漢書曰靈帝寵用使嬖弟子轉相及引賣關內侯直五
 百萬令長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
 又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蓋捕鼠雖小損

而完囊儲
又曰公孫淵未亡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臺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常伯當
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據六十一
爲侍中直內省歟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
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卒
魏略曰丁溢外似踈監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
而皆少之唯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教之言無不從故于時
謗書謂臺中三狗嗶啾不可當一狗憑點作蛆曩三狗謂
何鄧丁也點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畜蛆
也
吳志曰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
寢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

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
晉書曰當陽侯杜預初攻吳吳人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
之預恨之及平盡殺之
又曰齊王問入廢賈后后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亦行
自廢又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
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又曰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
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
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又曰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后璞曰卿后並貴盛然有白龍
者凶徵至矣後庾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
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形於衆後失所
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後爲桓氏所滅

又藝術傳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
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勿東行必遭暴害之
氣而非劫也宜有以穰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
着船前求索正得駮狗卿曰其色不純當有小毒正及六
畜尔無復憂序行半路狗忽有聲甚急如被人擊比視已
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家無
恙
後魏書蠻夷傳云獠性同禽獸若殺其父求得一狗以謝
其母不懷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一生日
北史曰齊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
胡諫之綽歔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
後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
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周書曰張元琮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爲人所弃者元見
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弃之元對曰
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
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
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
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遙郡君常
於馬上設蹀躞以抱之鬪鷄亦號爲開府馬皆籍以氍毹
被以金玉號爲蛟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盧黼帳半
具過於諸王婚禮齊主常親視焉
又曰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趨近孝珩每
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又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郡犬並走諸人令目之

才應聲曰為是宋鵠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
南祖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所養一犬黃倉在彪
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沉泰說陳文帝遣章昭
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劫來便
噬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倉嗥叫宛轉血中
唐書曰貞觀中彌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濟河於故定襄
城為牙帳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疋思摩之初建也詔
錫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收田處龍荒之寂
突厥咸競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陁種落初集其力尚微未
敢北徙至是始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為落長實
望子孫竭誠奉國作國家一狗北門守吠若延陁侵逼請
家口徙入長城詔許之

郭頌魏晉世語曰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
卧見人則去
周書曰渠叟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
宋均注曰狗斗精之所生也
又曰狗三月而生陽至於三故狗各高三尺
穆天子傳曰鷄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鷄之然切
又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首其名天狗
又曰犬戎國黃帝之後弄明生白犬二頭自為牝牡故為此國也
又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有兵
又曰蝮音陶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嬖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史黯也簡子見之日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聞簡子曰何以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為不順譏簡子自獵君圍主將適嬖而麓弗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臣敢煩當日謂直日者也不取煩主之直曰以自白也君簡子乃還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頓其兵疲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春秋後語曰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常見惡乎貂

勃曰然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也且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獸以足曰攫攫音居縛切若乃得去不肖為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單任之於王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東方朔別傳曰天下之良馬將以捕鼠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也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獵狗名青骹賣直百金又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兔皆以為佳名狗則有脩臺蒼睫白望青曹之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狗下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迎面吠揚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向者使汝狗白面往黑面來豈能無怪哉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火門側遇晏子晏
 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又曰景公走狗死公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不可公
 曰善○韓子曰宋有酤者斗槩甚平過客甚謹爲酒甚美
 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楊長倩長倩曰汝狗惡
 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齷有道之士
 其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

獸部十七

狗下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迎面吠揚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向者使汝狗白面往黑面來豈能無怪哉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火門側遇晏子晏
 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又曰景公走狗死公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不可公
 曰善○韓子曰宋有酤者斗槩甚平過客甚謹爲酒甚美
 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楊長倩長倩曰汝狗惡
 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齷有道之士
 其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天

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藉之買鼠狗暮年而得曰是良狗也其隣畜之數年不啾鼠以告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麀麋豕鹿不在鼠欲取其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則狗取鼠
又曰齊有好獵者不得獸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也獵常過人霸王亦然
又曰荆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縉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

中跪而答王出而自沉於澗而死王乃殺狗拆縉

又曰鄭子陽之難獠狗潰之子陽鄭相逐獠狗春秋亦云齊高固之難

失牛潰之逐失牛如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倡而況夫

以人為倡乎飢馬盈廐嘆然嘆無聲也未見芻也飢狗盈官嘆

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則不可禁

淮南子曰削薄其德會累其形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

彈而來鳥袖梳而狎犬也梳杖也

又曰馬之死也刺之若蒙蒙治蒙也雖含狡狗之死也割

之猶蠕蠕狡少也

又曰狂馬不觸於木獠狗不自投於河鼈蟲不自陷況人

乎知也淮南萬畢術曰取馬毛犬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之益瓦鷄無伺晨之警

又曰甘始以駐年藥餌食新生雞犬皆不長食白犬則毛黑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之梁渡河而遽墮舡舡人救之問欲
何之曰欲相梁舡人曰子居舟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又
安能和梁子惠子曰居廣艘長織之間我不如子至於安
國家全社稷下不比我吾視子蒙蒙若未視之狗子耳
論衡曰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則鳴號而應其主
人犬異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潛夫論曰一犬吠形白犬吠聲
柘譚新論曰占仲子婢死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
亦能爲兒沐頭甚令人惡之以告方士曰有狗効之婢遂
不復來
又曰楊仲文家姬死已斂未葬忽起坐棺前牀上飲酒醉
而狗形見殺之

風俗通曰殺狗磔邑四門俗云狗別賓善守衛着以辟惡
又曰太史公記云秦始皇殺狗磔四門以禦凶災今人殺
白犬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
又曰殺犬磔攘犬者金畜攘者却也抑金使不害也
又曰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如人立
行家人言當殺犬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効之何
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堅復云悞
觸冠冠纓挂着之耳狗於竈前畜火家益恠堅復云兒婢
皆在田中狗助畜火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
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
大位
金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鶴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
等自出

又曰王思微性好淨潔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指住宅有犬汗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洞林曰揚州從事愼曜伯婦病困經日發作有時如聞物往來者其兄周彥武令人作卦得蹇身在戌戌與坎鬼并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死當有無幾時狗便死復更養如前凡三遇養輒皆吐血而死婦病亦差

雜五行書曰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也黑犬白耳犬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玄中記曰昔高辛氏犬戎爲亂帝言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

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爲狗生女爲美人封爲狗氏國

干寶搜神記曰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繭以瓠離盛之以槃覆之有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其下凡有賊天狗吠而護之一堡無患

涼州異物志曰犬狗如驢希見其牙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鷗白雀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狎易使

述異記曰濟陽山有麻姑仙處俗說山上千年則金鷄鳴玉狗吠漢末皆云淮南王昇仙其處鷄鳴天上犬吠雲中

又曰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
復可明年當柰何家殺犬明年並死
又曰宋元徽中吳縣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
母愛其子異於常犬銜食餘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獵未反
母輒門外望之玄度久患氣嗽轉就危困鑿爲處湯須白
犬牙市紫卒不得乃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母向子死處
跳踊嗥呼倒地復起累日不息其家煮狗肉與客共食之
投骨於地母輒銜置窟中食畢移入後園大桑樹下掘土
埋之日向樹嗥喚月餘乃止玄度漸劇臨死屢言湯不救
恨殺此狗其弟法度從此終身不食狗肉

又曰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
機往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惠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
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

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賚書馳還取消息不犬喜搖
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
走向吳飢人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耳耳掉尾
向之其人怜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
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
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內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
答仍馳還洛計人程而旬而犬往還裁半後犬死殯之遣
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爲墳村人呼爲黃
耳冢
異苑曰東海何澹之隆安初屢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
非常何每行來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及其亡犬
一嗥而斃

神仙傳曰李仲甫者能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

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接飲酒食如常有諸張欲從學甫云卿性急未中教張守之至費用五十疋了無所得張大怒乃懷匕首而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聲左右斫之甫已在他牀笑云天下乃當有汝曹愚人學道未得而殺人也我寧可得殺我真得殺汝但頑癡不足問耳使主人呼一犬來着諸牛前看能殺之否俄尔犬頭在地犬腹已被叱諸生云卿言我能使卿如犬形否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不教之

列仙傳曰列子者自稱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列子隨十餘宿行度數百里出山頭上有殿屋官府松樹仙人更使其嚴見其故妻主江魚與列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着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列子後送函上山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

人立祠於穴孔常有鼓似傳呼聲

搜神記曰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近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後令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至閣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又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家有黃犬六七群出吠岑後余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屑桔梗飲之乃愈

又曰東越閩中有墉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嘗八月送童女至蛇穴輒吞之噉九女時樂縣李誕有小女名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詣之至則放犬咋蛇以劍擊之越王奇之娉以爲后

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亭有過宿者或病或死常云有十餘人男女各雜衣或黑或白轉來爲害有劉伯夷者過

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其怪復集伯夷密以鏡照之乃一羣狗也因陽以燭悞灼其衣作燃毛氣乃以刀刺之遂死餘犬悉走去

又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犬夜群相吠伺之見一狗着黃衣戴白帽爲衆犬所吠打殺乃是詠家老黃犬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怜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經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有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眠水中還以身壓生左右草沾濕着地火尋過去生方醒他日又聞行墮空井中犬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逕過怪犬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日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問以何物見與生云唯君耳人曰以狗見與便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任君人曰若尔便不成相出狗因下頭日

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乃出之繫狗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還

又曰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遂與奴私通然養一狗名曰烏龍後歸奴與婦欲謀殺然狗注精舐唇視奴然大呼烏龍狗卽應聲盪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殺奴也
幽明錄曰晉太興二年吳民華隆生獵養一快犬號曰豹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虵所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虵虵死隆僵仆無所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舡復反舡中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二日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後忽失之二年尋求見在顯山

嶺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社泛海歸闔爲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其幾千里也經一處同舡有新羅人云是狗國邊

巡果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舡驚走
楚辭九辨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啗
信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魏賈岱宗大狗賦曰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
可辨而釋僂僂蹴踞雄姿猛相兀然高八九尺毛踰紫豔
光雙眉如白壁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
牙如交戟

西晉傅玄走狗賦曰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鈎爪口含
素牙首類驪螭尾如騰虵脩頭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
長義緩口舒薄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似
凌青雲日若泉中星轉視流光采曜赤精震茹黃而惜宋
鵠兮越妙古而揚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獸部十八

鹿

麋

麂

麇

麈

麇

說文曰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爾雅曰鹿牡麇牝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周易卦曰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詩韓奕曰魴鱣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又靈臺曰鹿濯濯白鳥膏膏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又吉日曰獸之所同鹿鹿麇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又野有死麇曰林有僕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麇

又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又蕩桑柔曰瞻彼中林錫錫其鹿

左傳文下曰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鄭子家使執訊而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

又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之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殺之師晉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

禮記月令曰仲夏鹿角解

又禮器曰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大小劇易衆人皆喜鹿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纁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爲薦璧然後得行

漢書曰蒯通教韓信反高祖高祖召通至問曰汝何教韓信反耶蒯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以知齊王不知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又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帝默而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食毒草

又華陽國志曰熊蒼山有神鹿食毒草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弘恠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日聞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獵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行督吏將斬之則諫之乃止

晉書曰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弃妻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

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孜前自投而死孜益歎息復埋之

又曰謝鯤在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晚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膊斷視之鹿也尋卽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淨太尉侃之孫一身子然無有同產齟亂之時雅好導養謂仙道可祈至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居長沙臨湘縣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十八歲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又曰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青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晉書載記曰石勒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蕭子顯齊書曰始興盧度隱居西昌三嶺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南史四夷傳曰扶南有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

隋書曰開皇十七年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

後周書曰文帝獵於邱山圍不齊獸多越逸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鹿亦突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奔馬步逐山半便及掣之而下帝大悅諸將免罪

唐書曰太宗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之陵上親御狐矢太宗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

充薦享

又曰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

魏名臣奏曰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黃觀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誠欲使亟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也然臣切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

魏末傳曰明帝爲平原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欲不立爲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鹿母語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旣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大涕泣帝放弓矢由是立太子意定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而荒服者不至史記又載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金黃之鹿白銀之麋

又曰天子西升于藜丘之陽過井公博乃駕鹿遊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側魚切臺狎菹之獸於是白鹿一逞音

乘逸走出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

山海經曰上申之山其獸多白鹿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其鹿天下其食肉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民如野鹿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

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却而擊之斃恐人見之

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麋

遂以爲夢焉從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

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麋吾今得之

管子曰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奈
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十萬
求生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耨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
爲我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

尸子曰鹿走而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謂不反顧也

呂氏春秋曰晏子遭崔杼之患其僕將馳晏子安之曰疾

必不生徐必不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嬰有所懸也

抱朴子曰昔張蓋音音及儒寧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

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中乃見是鹿也因問

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也言絕卽還成鹿而走

去○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逐白鹿畝丘封人見曰使吾君壽金

太平御覽 卷九百六 六 張昭師

玉是賤人民是寶公曰善

孫柔之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以有金方也

春秋歷命序曰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淮南子曰四九三十六六主緯緯主鹿鹿收六月而生

春秋連斗樞曰瑤光散而為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堯

生鹿

抱朴子玉策篇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

瑞應圖曰夫鹿者能壽之獸五色光暉王者孝道則至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正其政和平北海輸白鹿

衝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崔豹古今注曰鹿者魚不能觸

表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上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

且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常泅過江行人

見之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鹿忽飛超陶而去于今此壁

謂之白鹿山泅音四言浮過也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長樂人服胡麻餌朮絕穀八十餘年

甚少世傳見之二百餘年人華山中有故人與女生別五

十年入華山廟逢女生乘白鹿車從玉女數十人

列仙傳曰蘇耽與眾兒俱戲獵常騎鹿形雖如鹿常遇險

絕之地能超越眾兒問曰何得此鹿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迹異記曰漢成帝末年官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

又曰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

玄鹿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

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

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其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

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似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

異苑曰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捕射爲業入山輒與兒俱跳世後忽蹙然倒地變成一白鹿眇躄而去其子終身不復捉弩至孫復襲此事曾射得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其祖名字鄉居年存焉觀之懊悔遂斷獵

伏候古今注曰漢明帝永平九年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十二年豫章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

楚辭曰青莎雜樹蘋音煩草藿靡白鹿麇麇或騰或倚

樂府歌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得脯腊之黃

鶴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得烹煮之

金樓子曰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搜神記曰淮南陳氏於江西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着紫纈襦青袷天雨而衣不濡其壁先挂一銅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宣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麋鹿將麋母覺有人氣呼麋漸出麋不知所畏逕前就媒唐射麋卽死鹿母驚還悲鳴唐乃白藏於草中山麋致淨地鹿母直來地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

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有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

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過於齊宣
矣
杜祭酒別傳曰君弟子三人隨道士邢邁入宣城徑縣白
水山去縣七十里餌赤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
眠邁等怪之乃為虎所逼邁乃呪虎退鹿經日乃去
南中入郡志曰麋冷縣深山中有一大蛇長數丈圍三尺於
樹上野鹿過便低頭繞之鹿於是有頤而死先含水濡之
令濡乃合頭角併吞之訖便不能動至數日鹿乃消盡蛇
自繞樹鹿角骨悉鑽皮出養瘡得一月乃愈又永初山川
記曰驕蛇吞鹿至角乃止
交州記曰合浦口有麋角當額上載科藤一株三四條長
可一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

襲哭輒踞墳而悲鳴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趾人至孝母終負土治冢
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又曰唐頌字德雅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
冢邊
習鑿齒襄陽記曰習郁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
領神帝嘉之使立祠二石鹿夾道口百姓謂之鹿門

麋

爾雅釋獸曰麋牡麀牝麋其子麋其跡躡絕有力狄
平表切麋音
臣麋於道切
說文曰麋鹿屬也冬至解角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麋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號曰皇次駕六飛

麋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周禮天官獸人曰獸人夏獻麋

左傳宣下曰晉楚戰楚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

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

龜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又曰魯莊公十七年多麋害稼

又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將討之召左師曰

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離騷曰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莊子曰鱮與魚遊麋與鹿交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其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

又曰逐麋者不顧雉兔

新序曰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古老古老以足指如

是往公問其故對曰虎豹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厭深而

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文公懼歸有悅色欒貞子

問焉公曰今日逐麋失之而得善言故忻也

魏略曰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徽音殿西南姚興起波若臺有逍遙園

西去三百步有鹿千苑羌王養麋鹿數百頭

爾雅曰麋音凡大麋音九笱音旄旄毛音狗足音旄長

山海經曰女凡之山有獸多麋郭璞曰麋似麋而大

孫氏瑞應圖曰晉中興書元帝時有二白麋見于南昌郡

臨海記曰郡西北候官山有三足鹿其聲嘶嗶二千石官

長將有代謝則嗶鹿鳴矣民以為常占未曾一失

麋

說文曰麀鹿屬也大而一角

搜神記曰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麀射之麀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麀而入少時蕩死

鄱陽記曰季嬰弟緡音韜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麀解其四

腳懸着樹間以臠為炙烈於火上方欲共食山下一人長

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取麀頭鬐皮并火上煎

肉悉內囊中遙還山嬰兄弟後亦無恙

淮南子曰孟孫獠音老而得麀使秦西巴歸之麀母隨而啼

西巴不忍蹤而與之孟子歸求麀安在西巴以實對孟子

怒逐之居一年復以西巴為子傅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麀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獸部十九

麀

麀

兔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麀

伏候古今注曰麀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麀一

名麀吉州人謂麀為麀○抱朴子曰麀兔入軍中當遷徙

之又曰山中稱赤吏者麀也○呂氏春秋曰使麀疾走馬

弗及也而得之者時嶺也○瑞應圖曰宋文元嘉三十五

年華林園養麀生二百子文帝又獲青麀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麀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麀

異苑曰青州劉幡元嘉初射得一麀剖肚藏以草塞之厥

然起走幡怪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幡密錄此種

草類治傷痍多愈

北史曰後魏廣平王懷嘗獵於河北馬場閒逐一麀入草命人圍遶將自射之田已先經燒不見其出遂失麀所在唯有塼塔存焉懷乃悵然動仁恕之心解鷹放犬遂不復獵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麀暮入其門與馬犬侶不旦而去

王述上白麀表曰所領阮藻之於江寧縣界得白麀一頭毛色鮮潔異於類誠嘉祥也

麀 几 筠 麀 切

爾雅曰麀牡麀牝麀其子麀音助其跡解絕有力音肩

說文曰麀麀也

毛詩曰野有死麀惡無禮也野有死麀白茅苞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白銀之麀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麀入府中其後遷為丹陽太守

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灣弓忽高馳一發

過雙麀

晉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麀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麀走至堂

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

沈約宋書曰宗室傳曰劉慶於廣陵有疾野麀入府心甚

惡之因陳惡求還太祖許之薨于京邑

爾雅曰兔子婉音敷

其跡迹絕有力欣音剛又

廣志曰兔大者曰兔音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

孫氏瑞應圖曰赤兔者瑞獸王者盛德則至

典略曰兔者朔月之精

詩小雅曰巧言曰躍躍兔遇犬獲之

又國風有兔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爰爰緩意

又小雅瓠葉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或作鮮

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

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又曰范曄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

搏蹇兔也

謝承後漢書曰儒叔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

於牀下

又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

種樹千株鸞鳥栖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范曄後漢書曰南徼外蠻夷獻白雉兔

又曰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

解衿帶不寢寐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

其室傍

漢獻帝春秋曰張楊大將睦固屯於射大巫戒之曰將軍

本名白兔兔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

城何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

其毛以為識民有犯者罪令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知禁

誤殺一兔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也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在叔之平令師歡獲黑兔獻之於勒

或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永承金兔陰精之獸玄

為水色此殿下官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成和三

年曰大和

王隱晉書曰慕容皝田于南部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墜馬于石即死

後魏書曰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人太祖恠之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三國典略曰周命尉遲迥伐蜀帥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自散關由固道而入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弟中領軍網射之網誓曰若獲此兔必當徵蜀俄而獲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剋蜀乃賜侍婢二人

隋書曰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父家貧備貧為養其母卒秋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貧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

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尔此兔常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春秋考異郵曰熒惑不明雉生兔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搖光則兔出月宋均注曰陰不銜陽故兔出月也春秋元命苞曰君失德則地吐泉魚衡兔宋均注曰兔陽精魚是陽見制也

詩推度災曰八月成光決鼻始明決鼻兔也

黃帝占書日月望血月兔不見者所見之國山崩大水滔民

崔豹古今注曰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括地圖曰天池之出有獸如兔名曰飛兔以背毛飛

莊子曰蹄者所以獲兔也得兔而忘蹄蹄者取兔網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頭而死因釋耕

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
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
得分定不爭也

韓子曰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輟之虎盼然環
其眼王曰可惡哉虎在左右曰平陽之目可惡過此

平陽君趙弟之

文子曰飛鳥以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
抱朴子曰兔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

又曰山中勿稱丈人者兔也

又曰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格于
者二九一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可役使之

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為馬則
不走矣○又曰楚王珮玦逐兔馬速玦破乃取兩玦重而

着之其破愈疾中說夫凡木出於水則不沉於火則

迹異記曰殷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兆也

春秋後語曰昔齊有良兔曰東郭俊本或作狡兔以一日

走百里有良狗曰韓子獹黑犬也獹亦一日而走百里使

人遙見而指屬指屬猶指蹤也屬音之欲切則雖韓獹不及良兔躡跡

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子獹天下之壯犬也

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獹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

山者五兔極於前而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

見而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弊衆

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威王懼而罷兵

又曰莊辛對楚王曰臣聞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

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又曰馮煖謂孟嘗君曰聞狡兔有三穴

范子計然曰兔毫出玄菟樂浪
書紀年曰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宜玉三十年有
兔舞鎬

風俗通曰食兔髓音牝者令人面生髓食得髓者賞以寒酒
按秦法言好車裂抽脅黔首飲泣永歎故食兔髓以為嘉
瑞全已之髓也所以有賞耳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日赤如朱京房妖
占曰兔止城上邑必虛入宮生子宮空
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蒙中用

論衡曰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
又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兔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又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夫兔

月氣也

又曰任娠者不食兔肉令兒口缺

幽明錄曰桓大司馬温時有參軍夜坐忽見屋樑棟間有
一伏兔張目切齒而向之甚可畏惡兔來轉近遂引刀而
斫之正中於兔而實反傷其膝流血滂沲深恠此意命家
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後忽復見如前意迴惑復索刀重
斫因傷委頓幸刀不利故不至死再過而止

傅玄歌辭曰兔擣藥月閒安足道神鳥戲雲閒安足道
楚辭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
古豔歌曰莞莞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樂府歌詩曰採取神藥山之端白兔擣成蝦蟇丸奉上帝
下一玉杵音音

平一正林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山之融白

古禮樂曰於於白象東去西逝夫不吸源人不吸

後備天四計齊夫世論我四又齊

齊支齊齊日象繼樂世間支界

西用忠委離幸以不將對不在

也然雖以既不以口復知除身

西之五中風更而育又為其

一為與眾日度齒而向之其

幽細檢何祿大再流臨御計

又日計齊齊不食於肉今泉

且於也

